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科幻世界

假如恐龙建立自己的文明……

恐龙文明

三部曲
1

[加] 罗伯特·J·索耶 著
苏益群 蒋志敏 译



远望

FAR-SEER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雨果奖、星云奖连冠作家力作

恐龙文明三部曲 ①

远望



姚海军 主编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著名翻译家，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FAR-SEER by ROBERT J. SAWYER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Cover art by Tom Kid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望 / [加拿大] 罗伯特·索耶 著; 苏益群 蒋志敏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6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756-1

I. ① 恐… II. ① 索… ② 苏… ③ 蒋…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J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7462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恐龙文明三部曲——远 望

著 者	[加拿大] 罗伯特·索耶
译 者	苏益群 蒋志敏
封 面 画	[美] 汤姆·基德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8.875 字数 170 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6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套 价	48.00 元 (共三册)

ISBN 7-5364-5756-1/I · 70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



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做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



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在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加拿大科幻的象征——罗伯特·索耶

罗伯特·J·索耶，一个科幻界举足轻重的名字，被誉为“加拿大科幻界的教长”。他不仅获得过世界两大科幻奖“雨果奖”和“星云奖”，还是历史上惟一一位将美国、日本、法国和西班牙四国的科幻最高奖项揽入囊中的作家。

索耶于1960年4月29日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他的母亲智力超群，17岁便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并在那里与同样是经济学研究生的索耶的父亲结婚，不久后，两人迁往加拿大定居。夫妻两人共育有三子，索耶排行第二。



索耶从小便梦想成为科学家，尤其是专门研究恐龙的古生物学家，但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专业的科幻作家。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世界上靠研究恐龙为生的人恐怕只有几十个，而靠写科幻为生的作家却不下数百名，相比之下，还是当科幻作家比较实际。于是，他便向成为科幻作家的目标努力。

索耶后来果然成了科幻作家，并以作品中的大胆猜想和技术硬度著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索耶并没有受过科学方面的专门训练，他毕业于多伦多约克大学的“创造性写作”专业，后来进入多伦多的莱尔森大学，主修也是与自然科学毫不沾边儿的剧本写作。

1979年，索耶卖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动机》(Motive)，这篇小说深刻地影响了索耶后来的创作，确立了将科幻和神秘谋杀相结合的风格（这使他后来成为了加拿大犯罪小说协会的成员），就连《远望》(Far-Seer)中的昆特格里欧恐龙和《金羊毛》(Golden Fleece)中的主控电脑杰森也可以在其中找到原型。索耶第一篇得到出版的小说是1980年发表在《莱尔森大学文学年鉴》上的《竞赛》(The Contest)，这篇小说后来被阿西莫夫收进了他主编的文集《杰出奇幻小小说100篇》之中。

1983年5月，索耶成了一名全职作家，但在作家生涯的头六年里，他主要创作的是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为加拿大和美国的各类杂志撰写了超过200篇文章，主题包括从计算机到个人理财的诸多方面。此外，他还努力在广播方面有所作为，参加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系列节目《思想》的制作，并担任了其中五期以科幻为主题的节目撰稿和播音工作。在此期



间，他有幸采访了艾萨克·阿西莫夫、厄休拉·勒古恩、格雷戈里·本福德、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和金·斯坦利·罗宾逊等科幻大师。

在快满30岁的时候，索耶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重拾科幻作家之梦，于是，他毅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其他工作，转而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幻创作。时至今日，索耶已经硕果累累，共出版了17部长篇小说——其中，部分作品进入了加拿大主流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名，以至于《加拿大新闻周刊》惊呼：索耶不愧是加拿大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科幻作家！

索耶并不仅仅局限于科幻写作，他还经常利用各种媒体推广科学和科幻，同时也宣传自身。他曾在美国的“科幻”频道露过面，还是“探索”频道加拿大版的常年评论员，甚至为一个科幻系列剧《重力的囚徒》客串过16次！

随着名望的提高，索耶也致力于推动加拿大本国科幻事业的发展。他组织成立了“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SFWA)加拿大分会，并且作为加拿大的第一位董事，担任了三年SFWA董事会董事的职务。

为了鼓动更多的人投身科幻创作，索耶还积极从事科幻教学工作。他在莱尔森大学、多伦多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汉博学院等高等学府教授科幻写作课程，有的学生甚至从美国的亚特兰大和佐治亚远赴多伦多听课。此外，他还为一个名为“作家连线”的加拿大全国高中研习会工作，主要任务是以一名职业作家的眼光，为学生们通过因特网提交的文章提出批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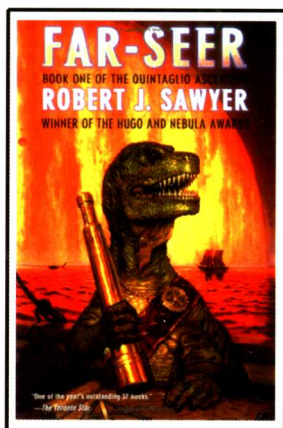
或许正因为上面的原因，索耶的作品才得以在学生中备受推崇。他的“恐龙三部曲”之一《远望》已经进入了加拿大安



大略省斯卡布罗自治市赫里特奇公园学校的学生课本；而他的很多小说都被诸多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讲授。

现在，索耶和他的妻子卡罗琳·科林克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米西索加。他给我们的最新消息是：他的短篇小说《蜕皮》（Shed Skin）已获 2005 年雨果奖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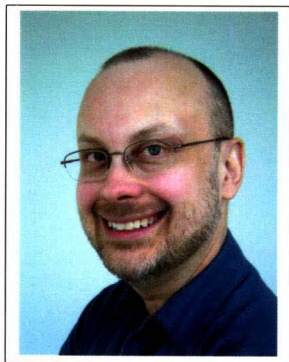




在一颗遥远的星球上，恐龙进化出了相当于人类的智能，创建了一个恐龙社会。这些名为“昆特格利欧”的恐龙和地球上的霸王龙一样，有着强烈的地盘意识，个体之间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过分接近便会引起厮杀；而屠戮的狂热一旦蔓延开来，全社会都将投身其中，文明城市转眼间便化为屠场。

恐龙们平时文质彬彬，令读者完全以为书中角色和人类一模一样。但突然间，这些角色便会暴露出肉食猎手的天性，撕裂自己的同伴。

小说以天文学徒阿夫塞为主人公，他既是精于搏杀的猎手，又是聪慧敏锐的智者。利用新发明的望远镜，他发现了恐龙世界的真相：他们生活在一颗普普通通的卫星上。更可怕的是，这颗卫星已经到了毁灭的边缘！



罗伯特·J·索耶是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自199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羊毛》以来，已经出版了二十多本科幻小说，多次获雨果奖、星云奖等各种重要的科幻奖项，被誉为“加拿大科幻的教长”。

索耶的科幻小说涉及多种主题，从平行时空、太空侦探到电脑狂魔、恐龙复活，想像奇伟，异彩纷呈，代表作除了“恐龙文明三部曲”外，还有《计算中的上帝》和《星丛》等。

“恐龙文明三部曲”包括《远望》、《化石猎人》和《异族》，充分展现了索耶强大的写作能力和独特的风格，被纽约公共图书馆评为当年“最佳青少年丛书”。

第一章

阿夫塞经常逃到这儿来。第一次跑上半山坡是在五百天前，他第一次见到令人生畏的塔科—萨理德之后。

令人生畏？阿夫塞把牙齿磕得咔哒咔哒响^①。选择这个形容词意味着他已经习惯了这儿的生活。而在当时，首次晋见这位占星大师以后，他用的词是“怪物”。

第一次逃上山的时候，他惟一的想法是赶快离开这座城市，回到遥远的家乡——卡罗部族，回到过去乡村男孩的简单生活。他肯定自己永远都不会适应这儿让人头晕目眩的、可怕的学徒生活，不能适应那些阴沉着脸的皇家卫兵，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地方！阿夫塞以前从未经历过这般拥挤，也从未接触过这么铺天盖地的体臭。他受不了这儿的紧张气氛，生怕不小心侵犯了别人的地盘，或者举止不符合规矩。他发现自己随时随地都得弯腰向前鞠躬致意，弄得他头都晕了。

但在那天，在这里，壮丽景象使阿夫塞平静下来了。他不再紧张。他的爪尖缩进去，尾巴悠闲地来回摆动，心满意足地走来走去。

很快，太阳落山了。它胀得大大的，像一只胖胖的卵，从通常的淡白色变成深紫色，然后落在城市西边凹凸不平的奇马尔火山锥后面，不见了。日落真美啊。一绺绺云朵像纱一样拂过逐渐黯

^①磕牙是昆特格利欧恐龙的常见动作，相当于人类的面部表情，视使用环境，可以代表高兴、激动、不满等情绪。



淡的圆盘，不断把它染成紫色、红色和深蓝色。日落真好，不只是因为云朵颜色变幻多端（今晚的晚霞特别绚烂）。不，阿夫塞喜欢日落，因为他喜欢夜晚，繁星满天的夜晚。

今晚有利于观测，阿夫塞想。只有火山周围有云，几乎一动不动。头顶上是一片明澈如洗的苍穹。

今晚恰逢奇数，多数成年人都在奇数之夜睡觉。正因为这个缘故，阿夫塞不睡。他喜欢半山坡上的平和安静。在这样的夜里，他的思想可以无拘无束，在自己的领地上任意驰骋。

当然，阿夫塞其实没有什么领地。他过的是最简单朴素的学徒生活。获得领地的机会——那个古老的笑话怎么说来着？——可能和妄想把女王的卵当游戏球玩一样渺茫。

然而，即使没有领地，他总还有星星。和往常一样，天空迅速变暗，真正的夜晚时间很短，偶数日子就要到了。

阿夫塞深吸一口气。空气像家乡朵格拉湖的山泉水一样清新，弥漫着野花的香味。他使劲抽动鼻翼，闻到一种大牲口的味道，也许是“甲壳背”（他弄不懂，这么大的动物是怎么爬上山的）；一些小动物也把尿撒在岩石上，留下了它们的味道；还有从火山口溢出来的淡淡的硫磺味，比他刚到大城市的时候要浓一些。

他骑坐在卵石上，尾巴悬着，遥看渐渐西沉的太阳。现在该朝山顶爬了。他的每只脚都有三个宽宽的趾头，爬行起来很方便。他很快便到了山顶，满意地把牙齿磕得咔哒咔哒响。接着，他爬到山的另一面，下边的首都被火炬照得透亮。阿夫塞半躺下来，仰望夜晚千变万化的天空。

阿夫塞的所有体重都压在右肩和右臀上，感觉很不舒服。但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试过面朝下趴在地上，像睡觉时的姿势。但这样一来，往上看就必须伸长脖子，拧着。这种姿势弄得他脖子都扭伤了，像针刺一样痛。



十天前，他曾问过塔科—萨理德，为什么昆特格利欧恐龙没有方便的身体姿势来观测星星？为什么肌肉发达的尾巴反而会妨碍他们面朝上躺下？萨理德轻蔑地盯着年轻的阿夫塞说，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上帝造了这些星星，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凝视。他们这些鼻口发皱又过分好奇的小毛头是没有资格观星的。

想到这些事，阿夫塞有点恼怒地甩动尾巴拍打泥土。他眨巴着眼睛，用瞬膜盖住双眼，但紫红的暮色仍然透了进来。他干脆张开瞬膜，不再想老萨理德的话，重新陶醉在眼前的美景之中，这才是最让他愉快的。

夜晚流逝，星星们急匆匆地从“大河”的上游向下游急速滑动。夜晚刚开始的时候，他能清楚地看到两颗卫星：“缓行者”和“大个子”。“大个子”的光亮部分呈月牙形，还能看到剩下的暗黑部分，黑黑的，圆圆的，把星星都遮住了。阿夫塞张开拇爪，发现它的镰形轮廓和“大个子”在高度和形状上都一模一样。“大个子”的橘红色圆盘总会勾起他的好奇心——上面有一些斑点，但太小太暗，看不清楚。那是什么呢？阿夫塞还不十分清楚。看上去有点像岩石，但岩石怎么能飞过天空，飞到那上面去呢？

他把注意力转向“缓行者”，这几个晚上它都有点蹶。一个劲儿地往上游奔而不是朝下游走。当然了，别的卫星有时也会这样，但从不像小小的“缓行者”那样固执。“缓行者”是阿夫塞的最爱。

总有一天，他会静下心来研究这些卫星。他读过很多跟它们相关的书，包括萨理德那三大册《夜之舞》。多么离奇古怪的书名！完全不像他所认识的萨理德，那个让他害怕的萨理德。

有的卫星很快滑过天空，有的却需要几十个夜晚的时间才从一道地平线滑到另一道地平线。但它们都有盈亏过程，也就是从丰满光亮的圆盘变成一个覆盖着星星的简单的黑圈。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阿夫塞重重地呼了口气。



他顺着黄道扫视天空，这条道是太阳每天必经的路线。道上有两颗行星，用肉眼可以看见。明亮的一颗叫凯文佩尔，另一颗血红色的叫达文佩尔。行星和卫星很相似，都是以恒星为背景移动。但它们看起来像针尖般细小，根本没有圆盘一样的脸，也看不到细节。而且它们在天空中的移动要隔几天或几十天才能观测到。有六颗阿夫塞熟悉的行星也像一些卫星一样奇怪地向后退行，但这些行星通常要花五百天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现在靠近天顶的是“先知”星座。阿夫塞看过一本手抄本的老书，书上把这个星座称为“猎手”座，以“鲁巴尔”——“五个狩猎创始人”中最伟大的一个——命名。但对他们的崇拜现在几乎被官方禁止了，因此这个星座被重新命名为“拉斯克”——拉斯克是第一位朝觐“上帝之脸”的先知。

不管叫“鲁巴尔”还是叫“拉斯克”，星座图都一样：一个个亮点勾勒出肩部、臀部、肘部、膝部和长长的尾巴尖。两颗明亮的星星是两只眼睛。它就像一幅反转图像，阿夫塞想——当你紧盯着一个物体看了一阵后，又去看一个白色的表面，就会在视幻觉中产生这种图像——因为“先知”和“鲁巴尔”的眼睛肯定与所有昆特格利欧恐龙的眼睛一样，都是全黑的。

在“先知”之上，是“大河”投射到上面的轮廓，若隐若现，横跨整个天空，发出微弱的闪光。“陆地”在“大河”上朝着“上帝之脸”永无尽头地航行着。老萨理德就是这么解释那条黑夜中灰蒙蒙的光带的，但他却不能向阿夫塞讲清楚，为什么只有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大河”才把它的轮廓反射到天上去。

萨理德！可恶的萨理德！阿夫塞花了整整五十五天的时间，才骑着一头从一支商队那儿弄来的家养“角面”，从“陆地”中部的阿杰图勒尔省卡罗部族，来到位于“陆地”最东面上游岸边的大都市。

